

很高興，終於完成了這門課。不只是上過課的同學都說好，不只是老師鄭重推薦，更是因為該面對面的時候到了。

來吧！哭吧、喊吧、怨吧，鬧夠了就仔仔細細好好的說。老鷹盤桓出沒的方圓幾里地，必有獵物的氣息；腳步邁不開幾番流連之處，必是人生重要關口。是陷阱是誘惑？是邀請是呼喚？兩者有決然不同的後果，兩者可都需要有冒險的勇氣。與破碎的自我展開對話，是為了清創療愈，生命寶物深藏其中。慎重邀請所有的自己進場，也務必請求慈悲公義的聖靈降臨這聖地。卸下纏累的包袱，打開塵封的記憶，一起在廢墟中同工、篩檢寶石。給過去的每個自己當得當分的犒賞，一個也不能少。然後輕裝簡從，領著整合全人的自己，朝著嶄新的目標，努力前行。

回憶書寫之必要，是為了改寫個人生命，為了煉淨、蛻化、和成熟，也為了彰顯神的榮耀。有孩子的父母，更是責無旁貸。孩子是父母最忠實的讀者，孩子透過父母的眼光看世界，也看父母看不見的他們自己。孩子希望父母長進，不亞於父母期待孩子的成長；因為恨惡父母，等同於恨惡自己。父母的遺憾將成孩子的咒詛，父母的滿足將是孩子的祝福。父母的蛻化帶給孩子將來在空中相遇的盼望。世上所有的毛毛蟲，都以成蟲後的蝴蝶或飛蛾來命名；它們暫時的名字通稱鱗翅目的幼蟲。

回憶書寫營是透過許多屬靈大師對我們呼喚，莫非老師也將自己獻上當做活祭，一步步領我們進入水深之處，幫助我們開啟自我回顧的旅程。我們只要按圖索驥，基本上就可以把百分之八十的生命故事大綱敲定。在每個細節等著出場的鼓聲響起前，我們還需審慎裁剪，做去蕪存菁的編輯工作。上過這門課，有如打了一針強心劑，至少不再莫名其妙害怕書寫回憶了。

課堂上，最享受一邊讀著講義一邊聆聽莫非老師朗讀自己的作品；讓思緒乘著文字和語音的雙翅、跨越時空、翱翔在視聽神經交織成的彩色圖像裡。精簡的字句，真是悅耳的樂章。慢著，似乎某種熟悉的親切在召喚，那是兒時的家庭禮拜；晚飯後全家圍坐書桌，母親認真地領著我們讀經、解經、禱告。聽著，聽著，我緊挨母親的身子暖洋洋得很難不跌入美麗夢鄉。

說到夢，我從很小就不做白日夢了。在那男尊女卑且「小人兒當有耳無嘴」的年代，小女孩的每個起心動念都得察言觀色，每個應該都得一步一腳印默默低頭完成。以為是安分守己的卑微需求也無力滿足，每當物換星移時過境遷，還得把不可能實現的夢，獨自揮淚，清理掩埋。

半個世紀後，終於敢抬頭挺胸用愛心說誠實話；也才有閒暇攬鏡自照，細數已成弱勢族群的黑絲。

驀然回首來時路，重新審視自己的腳蹤。看那些足印嵌入泥地之深之穩，絕非我一人能行。

舉頭望天，落日餘暉已收斂起刺眼的艷陽照，暮色彩霞正優雅回眸嫣然微笑。笑臉，是的，那是一張笑臉。祂用笑臉幫助我！似乎不久前，自己還在小學課室裡用著童聲朗誦：「山近月遠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月。若人有眼大如天，還見山高月更闊。」那時，我多麼渴望若人有眼大如天啊！而今遇見，祂果真是信實的。迎著那張笑臉，我以微笑貼上；眼淚與皺紋不遑多讓，爭相爬滿了一臉。

回憶裡有笑、有淚；不再驚天動地，只因情不自禁。

試用五句話道一生：

1. 被離群放逐的孤鳥不懂飛，也不懂長著雙翅膀幹什麼用。只知道牢記鐵的潛規則：別問合理不合理，這裡只有應該。
2. 人間尋愛，在人的眼中尋找自己。
3. 天父用愛重新來撫育我。

「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」（約一 4:19）

「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，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，替我們禱告。」（羅 8:26）

1. 活不出神的命定，就虧缺了神的榮耀。無可推諉。
2. 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；傳揚愛的福音。